

今天， 我在18房

Today, I Am in OR Room 18

■ 文 / 朱韻友 臺北慈濟醫院手術室護理師

戴好淺綠色頭罩，腳下穿上白雲般的鞋套，雙手順勢在頭後方綁上兩個蝴蝶結。推開更衣室的門把，陽光透過窗戶灑進了走道上，今日是否又充滿著挑戰？

依稀記得那個曾經連點滴排氣都不會，那個大學時期的我；也記得那聽診器掛在肩上，白色實習外套穿在身上的那個我；回想起來有些不可思議，但在這段四年的旅程中，發生了各種事情，也改變了很多；我，從一個什麼都不懂的門外漢，到領有執照、及格的護理師；從一個傻裡傻氣的男孩，到一位照護病患的「護士先生」。

映入眼簾，綠色紫色的無菌包布，靜靜的躺在自己的崗位上；這是無菌衣三件包，那是外科單切包，而在這臺車上的又是外科基本包盤PGS01，碩大的陣仗，似乎是在向那手術檯上的一切，獻上最大的敬意；周遭來來去去的人們，熟悉地做著自己的事情，聽見前方說著：我要on CVP，後方說著：有要在腳上纏彈性繃帶嗎？牆上的電話也沒閒著：現在已經麻醉好了喔！……不免感嘆，在手術室的這一切是如此地順暢，如此地一氣呵成！

深色的碘酒，如風雨前寧靜般，沉穩的在皮膚上暈染，一寸寸滲入那熟悉的膚肉顏色；標記的藍色圓圈，慢慢卸下自己的任務，隱隱約約告訴世人，自己曾經存在的印記！當燈把裝上，手術用電燒刀及抽吸管也蓄勢待發，看著這一切，自己心臟強烈的跳動，是對於未知的不確定，也是給予自己的挑戰！麻醉機器螢幕上的參數，一聲聲透過儀器傳出的不真實的心跳聲，眼前那幅自己手繪的碘酒畫，頃刻，生命即在呼吸之間。

心跳具像化成一條條的波形！

呼吸就在那長條的蛇形管間遊蕩徘徊！

冷光閃耀，銀寒刺骨，銳利的弧線，緊接在共同確認後的號令下，在棕色大地上，雕刻出一道紅海，此時，已無法回頭！一層層，一片片，連續的皮膚不再連貫，一陣陣白煙此起彼落的流入抽吸桶……

專注於眼前的畫面，左手為了下一步的操作，冷靜的想著該要何種器械，現在不是發呆的時候了。醫師手上的黑絲線，沒有停下動作；手控的電燒刀，仍在努力奮戰；如好弟兄般的Kelly(凱利夾)，死守得滴水不漏。任何的操作，都是有意義的，在名曰人體的舞臺上，極盡演出！

曾經我以為，自己會被這樣的畫面嚇到；我也沒想過，自己現在在這樣的工作崗位上，每天為了手術檯上的一切在奮戰。想起自己第一次穿無菌衣，雙手卻怎麼也找不到可伸進的袖套；第一

次站在醫師的對側當第一助手，很多想法，但腦袋卻一片空白；第一次拿著腹腔鏡的鏡頭，找不到目標地連自己看著看著頭都暈了。

如一齣日劇的臺詞：「手術是一個乘法，如果成員有一個是0，就算其他人技術再高超，整個團隊都是0！」這句話每每迴盪在自己的耳邊，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。手術室成員間的合作，就像個交響樂團一樣，大家各司其職，即能譜成一曲美麗的樂章。

刷手臺上、戴著帽子的我，雙手布滿著刷手液的泡沫，我看著鏡子中的自己，胸前掛著的識別證，裝進了多少傲氣！而全身几淨的綠，是一分責任，一分信任；戰鬥即將開始，沉靜自己的心，緩步邁向前方的擂臺上，整個團隊的隊伍又再次映照瞳孔。

長直的走廊、一扇扇不銹鋼門，一盞一盞燈，朝著各方向閃耀！嗯，今天，我在18房！☺

